



顾士俊 著

另一个夏天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另一个夏天

顾士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个夏天/顾士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918 - 0

I. ①另…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140 号

责任编辑 陈 雷

封面装帧 王志伟

另一个夏天

顾士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288,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918 - 0/I · 884

定价 28.00 元

1

初夏时分,上午的气温已逼近三十六度。如此反常天气,在上海地区恐怕史无前例了。

炎热的午后,仕达慵懒地靠在藤椅背上。他刚从外面开会回来。昨夜与铁哥们聚首,先是欢宴,散了又砌长城,一宿未寝。今天由区长作报告,他自然含糊不得,自始至终强打着精神聆听,手不离笔地记笔记。但此刻就大不一样了,缺少睡眠的他眼窝比平时下陷,呈淡褐色;尽管一头顺滑的髻发油光鉴人,依然无法掩饰脸庞的倦意。

他一边无精打采地大打哈欠,一边轻重缓急有致地揉搓着脸颊,反复数次之后,顺着浓密而充满张力的眉毛使劲按压穴位清除倦怠。

塑钢窗户紧闭着,挂壁式松下空调送来阵阵冷气,声音极为和顺,室内凉爽宜人。时而从窗外传来依稀的蝉鸣鸟啭。

仕达在 A 区的 A 镇政府上班。在这中国最底层的政府部门里,办公室主任无疑是一大肥缺,二十八的他就已摘得,还兼任镇党委书记。像他这样身兼两职,恐怕惟其特例,他也因此远近闻名。一如他的名字,他,可谓前途无量。不知有多少人向其投去倾慕的目光,说他造化好,得老天殷殷光照,有老祖宗在天之灵款款保佑。在别人眼里,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虽然这有其偶然性,但他委实付出了极大代价,各种苦衷一言难尽。上上下下,左右逢源,各种角色轮番扮演,再说办公室本来就是事务繁杂之地,就像一座城市的交通枢纽一样,人和事往来不息,不甚辛苦,整天里犹如弦上之箭。在他的人生词典里也许真的难以寻觅“松弛”一

词。好在他并不喜欢多睡觉，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对其而言已经足够。

“仕达”，坐在对面的老顾先是动作迟缓地取下堪称古董的老花眼镜，然后轻轻放下手里当日的《人民日报》，支颐凝目，看着他说，“昨晚又熬夜了吧。”语气是温和、亲昵的。此间，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他那肥厚、杏红的手微颤不止。

见仕达没回应，老顾继而家长似的循循善诱道：“你经常这样折腾自己，那怎么行？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自己的。像你这样不要命地工作，事必躬亲，我们镇里能找出几个？我看就除你一个了！多做点事，认真做事，无可厚非，但自己的身体总归是第一要紧吧。”

仕达这才恍然，眼前还有他的下僚，于是强打起精神，语气笃然地说：“哦！没事。”尔后，他用细长柔软的双手蒙住眼睛，轻叹道，“有什么办法……人家以为办公室主任……很潇洒……可其中的苦衷……真是一言难尽，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好在我还扛得住。”

“是呀，是呀！”老顾压着喉咙附和道，怯生生惟恐被人听到似的。他向门口斜睨一眼。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外面走廊里阒无声息，难得如此平静，平日里可是整天介脚步声、絮聒声不绝于耳。他本来还有话要说，惟恐年轻人嫌自己啰嗦，更惧隔墙有耳，便欲言又止。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要在机关里立足切记少说为妙，言多必失。他目前的官职是办公室副主任——对他而言，辛苦劳作一辈子，行将退休，这很不容易。他掌管着整个机关大院的财物进出。好多事别人不知道，他可知道。有时，他戏谑自己，他可要把秘密统统带入坟墓里去。是的，他必须守口如瓶，他常暗自发誓。因此，几十年里，各届领导都待他不薄，同事们对他也很满意，口碑尚可。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有一次差点儿就被评上市先

进,只是领导要让另一位同事评上,跟他谈了话,他才大声嚷嚷着拒绝同事们好意的选票。所以,其老好人的形象在同事心目中自然深刻了。人们每每提及他时,总少不了夸口几句:“老顾啊,老好人,老好人。”

他身材矮胖,敦敦实实的;头颅硕大滚圆,终年剃着板刷头;眉梢下垂,看上去比头发要长;可能年老的缘故,双眸虽显得迟钝些,目光却透着温驯和蔼;鼻子不大,却很有肉感,属于那种稍显可爱的大蒜鼻头,下面是时常抿得紧紧的小嘴巴,嘴唇却很肥厚。他面色黝黑,油光泛红,看上去饱满而健康。

这样的脸相和神志,加上工作勤勉,态度温和,处世谨慎的人,平时三思而行的言行准则,他在人们眼里的老好人形象更是毋庸置疑。也有人戏称他为活菩萨。

不过,仕达骨子里却并不喜欢他,有时还会对他莫名产生厌恶感,当然他脸上绝不会流露出丁点的蛛丝马迹。他认为这是一种迂腐形象,你好我好大家都可以,从不得罪人,没有爱憎界分,这是一种毫无原则的处世态度。但这种人在机关里又是不可或缺的,领导确实需要此类人物,有时作为典型来发扬光大其效可谓事半功倍。因此,表面上他对老顾总是很尊重,每当他家里或生活上有困难,仕达都会主动去关心他,那股勤几乎像真的一样。事实上,他是极不情愿的。他之所以这样委屈自己,一半是做给旁人看,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得以体现亲和;一半是想借用老顾的嘴来粉饰自己的光辉形象。就在今年五月上旬,老顾的老伴住院动手术,儿女又不在身边,仕达俨然孝子,亲自陪了几夜,甚至替他请了护理工,老顾为此感激涕零。有一阵子,他逢人必褒仕达,几乎成了他生活的惟一美谈,要不是仕达当着他的面,装着不悦的样子对其大发脾气,说他不该把此事如此当真和张扬,他也许会把美谈说到下半辈子了。这委实更让老顾感动不已,誓言要尽余生“效忠”

这位仕途辉煌、前程锦绣的年轻人，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有时将仕达视若亲子，有时把他当作皇帝一样看待，而自己仿佛是他的子民、奴婢。为此，他工作比以前更加勤勉，任劳任怨，一丝不苟。

“对，我一定要为他而努力工作，言听计从。”他时常默默提醒自己。

仕达希望在身边有这么一个绝对言听计从的人。老顾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水彩笔，拿来粉饰，其作用之大就如同四两拨千斤。

“今晚，你还有应酬，我看，你还是到值班室躺一下吧。这里有我在，你尽管放心。”老顾悄声细语地说，语气极诚恳。

“没事的。”仕达伸起懒腰来，漫不经心地说。

“要不我给你去拿凉毛巾来，揉揉眼，醒醒神。”话音未落，他已起身拿了脸盆和毛巾一溜烟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从厕所里传来哗哗的冲水声。

此时，仕达真希望一个人在办公室，他渴望清静。像书记、镇长一样，这样可以自在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人窥视和干扰。

老顾端了一盆凉水进来，利索地拧干毛巾，殷勤地递给了仕达。他内心乐陶陶的，真想上前替仕达擦脸。仕达擦脸间，他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笑咪咪的，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仕达，一副随时听候上司吩咐的模样。

仕达擦完脸，毛巾旋即被拿了去，他满心荡漾着凉意，感觉舒爽无比。

“唉，老顾，礼品什么时候到？”他瞧着老顾的背影问道。

“说好三点半到。”他回答干脆，毫不含糊，然后提腕看了看手表恍然地说，“喔，现在已是三点了，我出去看看。”

“好的。今晚接待的可都是些重要人物，亏待不得。”

“那当然。”他边说边将毛巾再一次递给仕达。仕达信手接来，然后交替来回细致地擦拭着手臂和手背心。他的皮肤白皙细嫩。

“谢了。”完毕，他把毛巾甩手扔给了老顾说。毛巾扔得稍轻了些，差点丢在地上，幸亏老顾眼敏手疾接住了。

如此几番，仕达脸上的倦色自然退却了许多，只是眸子里依旧布满血丝。

“再来一把？”

“不用了。我要给书记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老顾全然明白，端起脸盆就往外走。

仕达思索片刻，随后娴熟地拨通内线。然而电话筒只嘟了一声，他又放下了。想想还是当面向书记汇报更为妥帖。他知道即使现在不去，书记也会来电话叫自己上去询问，再说，好多接待安排上的细节在电话里也很难讲清。

“这么重要的事怎可在电话里轻谈？”他自言自语，随即只身离开座位，本能地移至办公室中央空地，继而左右来回使力甩臂拉肩，并轻声喊着口令，让自己精神抖擞。书记平素最讨厌的就是萎靡不振。他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巧精致的牛角梳子，面对橱门背后的小镜子，先左后右再将稍有些凌乱却依然油光可鉴的头发梳理整齐。没几下，几乎根根头发都服帖到位，像在理发店叫人精心打理过似的。他对自己的发型很满意，对着镜子时而微笑时而扮鬼脸，最后还整了整衣襟。今天他穿了一件短袖纯棉白衬衫，系着一条别致的蓝紫相间的领带。这身打扮使他显得清爽不少。

他离开办公室，径直朝书记办公室走去。走廊里响起他那笃实的脚步声，听上去很有节奏感。他一路轻声哼唱，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逢人必点头致意，一派得意洋洋的神情。

他在办公室主任这把交椅上已坐了整一年，一直顺顺当当。

毋庸置疑,领导和同事们对他的工作和为人,都甚为满意。领导对他的评价是:精明能干,刻苦耐劳,尊重领导,服务意识强。是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琐碎的事务打理得有条不紊……这些深得单位两位“大鬼”的赏识,尤其是书记。

也许是思考或是心思太多的缘故,他的前额光秃,头发过于稀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他这份沉稳干练,若对不熟悉的人说他有三十七八恐怕人家还以为你瞒小岁数呢。他平素几乎对谁都谦逊和善,遇事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用命令的口气,他安排你做什么事,你都会心悦诚服地去做。所以,不管是领导抑或是同事遇到问题都乐意请教他,而他除非不得已,一般都是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总会给出一大堆金点子,让你从中遴选。用时髦话来说,他这人具有亲和力。

A镇党委书记是女的,是他心目中惟一的顶头上司。他与书记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如母子。当然,同事们和外人是绝对看不出来,在众人眼里他们只是上下级关系,也没人往深处想。仕达是她一手提拔上来的。几年前,他刚从财大毕业来A镇报到时,被分配在该镇工业公司做一名小会计。他生就一张白皙的脸,腼腆羞涩,俊俏粲然,书生气很浓,说人见人爱也并不为过。差不多是他上岗第二个月,有一天,书记带领一班人马去公司高温慰问,发现了他。事后,书记总觉得他太像她记忆中的某个男人,心血来潮,让组织科调来仕达的档案左翻右看过后,没几天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并一步到位,任命他担任镇团委书记兼党委秘书。这一干就是三个年头。仕达他这尊杰作是书记亲自雕琢而成,为此她沾沾自喜。他确实也没辜负书记的希望,对她可谓感恩备至,言听计从。无论大事小事,他从不含糊,倾其心血,躬亲相佐。仕达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一件事他必力求不折不扣,追求一流,这是他的人生目标,或者说是精神境界。

在私下里，仕达称她为“干妈”，而书记则昵称他“干儿子”。对于这层不是血缘却远胜血缘的关系，他们曾立过盟约，永远守口如瓶，秘而不宣，而且必须做到公私分明。他们光辉、纯洁的形象绝不容许受损和玷污，形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尽管他们有时拿自己的形象自嘲逗趣。对于百姓也许无所谓，可他们是有地位、身份的一族。

书记办公室设在四楼，宽敞的大间，朝南，光线绝对充足，空气中始终弥漫着宜人的清香。一张硕大的红木书案，显得老派而沉稳，后面是一排红木书柜，玻璃门扇几乎一尘不染，晶亮剔透，里面整齐地摆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书籍杂志，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套精装本《毛泽东选集》，还零星摆放着几件很有艺术品味的瓷盘，使本来单调的书柜生辉夺目。靠宽大的黑色真皮老板椅右后则是一面丝质五星红旗，红艳夺目，满室无不让人感觉勃勃生气和庄严肃穆之气。四角落地窗沿摆放着七八棵热带植物，绿意映衬着红艳，此间办公室，那种富贵、那种典雅、那种鲜亮、那种气派和那种宜人的氛围，让人一眼觑之而叹为观止。置身其间，你会莫名其妙地产生那种揪人的庄重感，胸怀里说不定还会泉涌出什么大志来。

快至书记办公室门口时，仕达心率有所加快，扑通扑通的，这是由兴奋而导致。每次来，他都有这样的体验。他也不仅一次地试图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然而怎么着都无济于事。恰恰相反，他越想控制，心就像脱缰的野马反而越发不可收拾，所幸在书记面前他总表现得泰然自若。今天，他一如惯常，以一种极自然大方的神态，出现在了柚木门前。亚光色的门十分结实，仿佛坚不可摧。他稍事定神，继而侧耳静听，确定里面没有谈话声后，就缓缓抬手在门上轻扣三下。里面没有任何响应，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响应，他已与上司达成了默契，如此敲门，就是联络暗号。他轻轻将门推开一条缝，刚好可以侧身而入。进门后，将门轻轻带上，愉悦地将

目光投向上司。随后，满怀崇敬的心情，屏息敛气，踩着松软的驼色地毯，蹑手蹑脚向前靠近。他的目光穿过一盏带绿色玻璃罩的18K镀金架台灯，鉴赏着上司的脸。“好白皙光洁的脸。好风韵的神色。”他心里想。是的，书记精于保养，四十七八岁的女人，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岁的模样。她女儿还比仕达大呢。只是她平时上班时总是一身素装，要么是白，要么是黑，要不然就是灰色，加之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从来就是不苟言笑，还有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男式短发，看上去威严逼人，下属们无不对她敬畏三分。如果，她对你做事觉得不满意，保你领受毫不留情面的斥责，非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不管你难堪不难堪。而你在此情形下定是诺诺不敢出言。因此，同事们私下里给了她一个绰号：“铁娘子”。然而，关于她的美，她那风韵犹存的魅力，就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好像她生就与此无关，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当然，仕达是另类的，他却能观瞻到她的美，并欣赏她、佩服她，这一点堪称是他的专利。

书记继续专心地书写着，看上去好像对来者很冷漠，当然仕达并不在乎。其实这恰恰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仕达如风般悄无声响地走到她背后。

她早已感觉到仕达的身影，故作忘我工作，心无旁骛，神情笃定地等待“干儿子”这条小卷毛狗的自投罗网，好美美享受一番。她知道仕达在她背后会干什么。此刻，她真求之不得呢。

仕达肚腹依贴在椅背上，伸出毛茸茸的双臂。他在上司肩上一轻一重有致地时而揉捏时而摩挲，满脸荡漾着喜色。

除中午打过盹，书记已连续几小时一直伏案工作，时下确实很疲累，极想舒缓活络一下筋骨，放松放松思绪。仕达的举动恰好投其所意，一股惬意犹如清泉似的倏然流遍她的周身，顷刻间，脑际变得空寂无物。末了，她索性放下笔杆，懒慵慵地背靠下来，双目微闭。她看上去出奇的安祥、舒畅。她深深呼吸着清凉郁香的空

气。仕达不想打破这份安逸，对他而言这不失为一种甜蜜的感受，他深感怡然。这样足足有十分钟，彼此竟没说一句话。

“喔，仕达。”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语气十分亲昵。她那柔软细白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拉住仕达的手，轻轻抚摩着。

“怎么样，舒服吗？”

他们彼此会心地笑了笑。最后，书记用手指轻拍仕达的手，示意停下。

“怎么，我们又忘了？”

“对，我们有约定。”

“法与情……”

“我们总是情大于法。”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遵命。”仕达调侃道。

如此这般之后，仕达从她背后转至其面前，毕恭毕敬的，随后郑重地汇报起工作。女书记频频颌首，以示满意。这会儿她恢复了往日里的严肃神色，上下级关系一目了然。

仕达正想直奔主题，看着书记的脸色，感觉很不对劲，便欲言又止。她脸腮陡然微微抽搐，双眸充满愠怒的光，嘴里丝丝有声地倒吸着气，待机爆发的样子。仕达循着她的目光，侧身扭过头去。原来有人没敲门便径直闯进门来。

来人是 A 镇计划生育助理，她气喘吁吁，神色慌张，瘦骨嶙峋的身子晃晃悠悠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暴露在外的细腿还不住地在打颤。而那一双似乎只有皮的脸色煞白，额角双鬓汗珠涔涔。她双眸急得冒烟，目光与书记责备她的目光相触，不由地更加胆怯起来。因为意识到如此冒失闯入，有失体统，脸色由白转红，窘态百出，表情怪异。

“喔，李书记，真对不起。”她怯生生地说，低眉不敢正视书记

的脸。

“这是素质问题。”书记嗔视这位可怜兮兮的助理，冷言冷语道，“瞧你，这样急呼呼干什么？好像天要塌下来。”

“是，是。”助理因为羞怯、紧张，腿脚不由自主地发软，说话结结巴巴，喉咙打隔。她瞥了仕达一眼，乞求帮助似的。

“慢慢说，慢慢说。”仕达鼓励她道，心里却暗自窃笑。

“就是那见鬼的小女人，她从医院出走，失踪了。”

“不是说什么搞掂了吗？”书记听了恼怒不已，蓦地站起来，显得很激动，正言厉色地说，“你快说清楚！”她的目光咄咄逼人。

她诚惶诚恐地解释道：“太仓医院来电说，早上给她注射了打胎针，不久就不见人影了。她还不回来的话，八个月的小孩死在大人肚皮里，万一大人有个闪失，那可……”她不敢把“惨”字说出口。

书记听罢，哗地把文件信纸朝边上一推，差点散落在地上。“真有什么事，你给我吃不了兜着走。”书记愤怒至极，大声嚷着，雨点般毫不留情地对其一阵斥责怒骂。

助理因为受到责骂，委屈的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想解释又不敢。

“李书记，”仕达觉得书记骂得差不多了，便出来打圆场，“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是拿主意吧。”

“我没骂错吧。”书记语气缓和下来，看了看仕达，脸上略带几分忿然坐下。

“只有快点派人去找。”仕达说，语气沉稳。

“我也是这样想的，”助理一边手指颤巍巍地用纸巾拭泪，一边很感激地看着仕达说，“可是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去？”

“那么你找过分管领导吗？”书记急促地问，“喔，见鬼，谁是你的分管领导？”

“老夏。”仕达轻声提示。

“对，是他。我被你气糊涂了。”

“他不在。”仕达说。

“打拷机让他赶紧回来。”

仕达二话没说，拎起电话就打，不料老半天没见响应。仕达见书记不高兴的样子，更不想让如此尴尬的局面僵持下去，就自告奋勇地说，由他一同前往。

“不不不……”书记摇头发话，“你不能去。这不是你的事。这样吧，许大人在，让他陪你一起去吧。”

书记突发奇想，也是无奈之举，心里可是极不情愿这样安排。许大人是镇人大主任，她知道他们俩关系暧昧。仕达也觉纳闷，疑惑地瞥了书记一眼。可这位助理听了倒是一乐，原先满布脸上的愁云顷刻间消散殆尽。但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缄默不语地站在那里。她的脸素有表情丰富之称，此刻却故作肃然，而内心甬提有多愉悦。她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起先的紧张和胆怯随之荡然无存。

“你去找他吧。”书记轻蔑地瞅了她一眼，语气冷淡地说。等助理一走，书记便漫不经心地提起电话筒，拨通许大人的电话，简单交代几句，最后特别叮嘱道：“你自己开车去，安全第一，所有的事都交托给你了。”没等对方响应，就吧嗒挂断了电话。这时，仕达已把打乱的文件拾掇好。

“谢谢你，仕达。”她欣慰地看着他说，“你瞧瞧，这算什么呀！平时工作不知是怎么做的，人家怀胎八个月才发现超生。见鬼，这不是瞎胡闹嘛。”

仕达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倒是那八个月的孩子太可怜了。真作孽。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了吗？”

“你倒是慈悲心肠。可这是违法的。如果让上面知道了，那我

们今年甚至以前的市文明单位牌子肯定全被摘掉。我们干得再辛苦,经济工作搞得再好,还有什么用,全泡汤。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只怪他们平时就知道捣糨糊。”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仕达习惯性地帮上司提起电话筒,并恭敬地递了过去。

“是你的。”

“我的?”说着,仕达狐疑地瞥了书记一眼,随后便接过电话筒。

他先嗯嗯啊啊地听对方汇报,还没等对方言毕就胸有成竹地说:“这样吧,我在给李书记汇报工作。你先陪恒一公司老总看看房子,如果他们觉得满意,你再把合同拿给他们看。”

吩咐妥当以后,一边挂电话筒一边对上司说:“这家恒一公司很有实力,是区委吴秘书介绍来的。谈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今晚吴秘书也要来的。”

“今晚一定要办得体面、漂亮。”

“那是,那是,这事关我们镇的形象。放心吧,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只欠东风。”

“你尽会逗人开心。说正经的,上半年我们租金收入到账多少?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七十多万元。”

“不错啊!”

“半年已过,我想我们该拿一些出来香香。”

“这个你去跟杨镇长敲敲边鼓。平均每人五千可以吧。”

“可以呀。这样也只用去一半。只是,我发现机关里某些人嘴巴太快,老对外张扬,一点也没素质。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下次机关大会上,让杨镇给他们训训话。不管怎样,你办事,总是放心的。可你心中常要有根弦,你年轻过旺,很容易招人嫉

妒。尽量要把一碗水端平，我对你可是寄予厚望。我们一眨眼就老，未来可是你们的哟！”

“瞧你，又叹老了。在我的眼里，你永远是年轻的。说真的，我辈可是自觉不如呵。”

2

已是下午五点，阳光还是那样耀眼得使人昏眩，且火辣逼人，眯眼远眺，地面仿佛有一层永不消失的青烟蒸蒸向空中发散。

A镇一行要员齐刷刷从大楼内鱼贯而出。从清凉的空间出来，直面灼浪滚滚的空气，有的在咒骂鬼天气，也有的窃窃私语。那场景，犹如麻雀聚会，絮絮聒聒。

书记换了一套靛蓝色的真丝连衫裙，衬托着她那白皙光滑的肌肤，加之她身材娇好匀称，使她越发显得雍容华贵。她一言不发，雕塑般冷峻的容颜，看上去活脱一个冰美人。黑色小轿车已停在她面前。车身一尘不染，光鲜锃亮，扭曲地映照出她的身影。

仕达拉开后车门，恭敬地让书记先上，并对书记细语：“当心碰着。”关上车门，他巡视四下，确认没什么问题后，随后闪身入车。

黑的、蓝的、红的、灰的、白的，一共八辆轿车，一溜烟驶出院子大门。他们的目的地是濠江宾馆。这是一家四星级涉外宾馆，是A区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坐落于市中心与A区的交界处。

“李书记，今天你这套连衫裙蛮别致的，看上去既朴素又不失高雅。我敢断言，你会使满堂生辉的。”仕达满脸堆笑，侧身扭头看着上司说，“远远看你，像窈窕少女。”

“去你的，你总爱说笑。”书记眯缝着双眼，满心得意地看着仕达轻声说，“这套服装是我妹妹从香港带回来的。仕达，你的鉴赏

力真是不错，这套装真合我身吗？”

“想必是那位时装设计师为你度身打制。只有你穿上去才好看，魅力四射，光彩照人。”

“主任说得一点也不错。”驾驶员小马笑嘻嘻地说道。他神情专注地望视着前方。他车技高超，动作娴熟，车开得相当平稳。

“喔，对了。我还有一套，款式差不多，就是花了一点，我不喜欢穿，改天我拿来送给阿莲穿。”

“咱可消受不起，无功不受禄。”

“又不是给你的。你早出晚归，没阿莲支持，你能这样自在放心工作？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的支持。”

“哪里哪里，这都是应该的。为了我们镇你也没少费心血，你日理万机，把单位当成自己家。”

书记被仕达的一席话说得心花怒放，自豪感油然而生，心里荡漾着得意。她的双眸此刻更是熠熠生辉，目光透过明澈的前挡风玻璃，欣赏着直面而来的千变万化的景致。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令人愉悦惬意。几个小时前的恼怒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我倒真从没见过书记穿过花衣裳哩。若是书记穿了，想必会显得更美丽，肯定刮目相看。”仕达真的想把世上最华美绚丽的词语一股脑儿地用上。

“我试过，可一穿上，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照照镜子，满身别扭得不堪一睹。”

“我曾看过一部前苏联影片，讲述一位女局长，起初她总是一身素装，为人不苟言笑，不过也夸张了一点。部下各个都对她敬而远之。后来，一位先生改变了她。最后，有一天她终于穿上了华丽的衣裳，部下们为此各个都满心欢喜，她同时赢得了美丽的爱情。”

车已过半程，书记惬意地蜷缩在松软而富有弹性的后座里，双眸眯缝着。她看着仕达后脑勺正中的头罗圈，像在欣赏一件宝物。